

博物館與文化 第2期 頁53~88 (2011年12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2 : 53~88 (December, 2011)

眷村、博物館與性別：  
論龜山眷村故事館之性別展演<sup>1</sup>

江濡因<sup>2</sup>、陳佳利<sup>3</sup>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Museum and Gender: The Gender  
Performance of the Gueisha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Museum

Ju-Yin Chiang & Chia-Li Chen

**關鍵詞：**眷村、展示性別、龜山眷村故事館

**Keywords:**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exhibiting gender, the Gueisha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Museum.

---

<sup>1</sup> 本文以〈博物館與性別：論龜山眷村故事館之性別展演〉為題，於2011年11月25日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主辦的「十字路上的博物館」博物館研究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本文的完成要感謝龜山眷村故事館所有工作夥伴的支持，以及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意見，特此致謝。

<sup>2</sup>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現任朱銘美術館館員。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he Exhibition Division Staff, Research & Exhibition Dept., Juming Museum. Email: ruyin\_jiang@hotmail.com

<sup>3</sup>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mail: chiali21@hotmail.com

## 摘要

為引介博物館性別議題，並探討近年來興起之眷村博物館的建構脈絡，本研究以桃園縣龜山鄉的眷村故事館為個案。運用參與觀察、訪談與展示分析方法，探討眷村故事館之建構歷程、展示敘事手法及展示之性別意象。本文追溯眷村故事館的發展肇始，瞭解策展成員不是從小就在龜山或眷村成長，而是於眷村文化保存的風潮中，紛紛定居龜山，期望開創自己的「家鄉」，建立非血親組成的「家庭」。在展示論述上，策展成員重視眷村日常生活，試圖顛覆從國軍遷徙史出發的眷村論述。她們採取「把他鄉變故鄉」作為展示主軸，大量以居民曾使用的老文物拼貼眷村家庭場景，形塑出美好且純樸的眷村意象，也製造家務勞動與軍旅生活的痕跡，勾起人們對「勞動鄉愁」之追憶，召喚對眷村的懷念與認同。可惜，此種展示與敘事手法，同時強化了二元的性別意象—如「男人管理，女人照護」、「男性軍旅、女性家庭」，將不對等的性別關係忽略或視為理所當然，較少表達遷徙對眷村女性所造成的衝擊、突顯更多元的眷村生活經驗與感受。

## Abstract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gender issues to the museum community, the Gueisha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Museum is applied as the case study b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exhibition analysis.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team members established the museum and how they constructed the narrative of the exhibition and displayed the gender images. From the interview data, it shows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Gueishan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Museum do not live in the military dependent quarters nor did they grow up in Gueishan Township. They gathered here to establish their “hometown” and their “family” without any kinship. The exhibition adopts the concept of “changing others’ hometown to their own hometown” by displaying a lot of household objects to reconstruct the nostalgia scene of the military families and primitive image of military village. Nevertheless, it enhances the traditional binary of gender images – such as men’s role of pursuing professional

career and women's role of taking care of family members. The display and narrative technique thus ignores som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does not express the impacts, life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the females in their migration to the military quarter.

## 緒論

如同 Said (2004: 185) 所言：「凡是政治認同受到威脅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種抵抗滅絕和被抹拭的方法。文化是『記憶』抵抗『遺忘』的一種方式」。臺灣各地眷村文化保存行動與眷村博物館的出現，與臺灣 1990 年代以來大規模的拆除或改建眷村有密切的關係。在眷村快速消逝的過程中，臺灣社會開始意識到保存「眷村文化」的急迫性，而瀰漫一股「搶救眷村記憶」的風潮，臺北的信義公民會館、新竹眷村博物館、桃園的龜山眷村故事館、高雄眷村博物館等紛紛籌備成立。然而，人們究竟如何界定「眷村文化」呢？

先從筆者自身的眷村記憶談起。成長過程中，與眷村實際接觸的機會其實不多，常久以來眷村只是身邊理所當然的存在；直至近年，方才注意到一見證臺灣五十餘年來歷史發展的眷村，正隨著都市重建而快速消失。不過，對眷村的印象仍會透過閱讀愛亞小說《曾經》、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小畢的故事》等書籍與電影而來；在此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也可以輕易地從電視與報章雜誌裡認知到「外省人」與「本省人」有著文化與生活的差異與隔閡。<sup>4</sup>然而，在實際生活中，若非周遭的「外省」同學與朋友主動提及，實在不容易感受到我們分屬於不同的族群類別。這種認知的差異不禁讓人質疑新聞媒體和政治人物過於強調或誇張化外省人／本省人的對立與不合。此外，雖然被分類為所謂的「本省人」，筆者也能體會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描述眷村男孩與女孩不太一樣的成長過程。例如，在青春期，眷村女孩不再被允許加入男性團體，甚至成為聚集路邊的男性集團觀看的對象。筆者認為不僅是眷村人，很多眷村外的人們也遇過類似的經驗—雖然男性與女性都有觀看的權力，我們身邊卻經常是女性成為男性觀看的對象。因此，本研究期望由多元的文化視野出發，藉由眷村性別議題之探討，尋找人與人之間相互交流與認識的可能性。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筆者參與了三重眷村文化節的佈展工作。幸運的是，由於策展人和眷村的關係良好，佈展期間不僅有熱心居民主動提供文物，每天

---

<sup>4</sup> 對省籍問題的討論，張茂桂 (1993: 258) 表示：「省籍的族群意義在於它被當成一社會的、歷史建構。它不是明顯關於出生地，而是在於互動與關於想像的共同體的塑造」，這種簡要的分類命名，實則是在「外/本」省人二元對立中才能形成。

晚上也可以享用一道道的湖南菜、湖北菜、四川菜。在巷口的小涼亭中，一面聽著媽媽們不斷勸說自己的口味才是好吃、道地，一面留心聽著口音很重的老人家敘說過去的眷村生活，感受人與人之間的熟稔與對過去時光的緬懷。隨著展示佈置完成，三重眷村文化節正式揭幕，筆者的工作也轉換為展場導覽。於是，經常可以聽到眷村居民指著展示，訴說眷村的點點滴滴，從中才瞭解到：原來愈靠近眷村中心的住戶軍階愈高，平常一起吃晚餐的媽媽、伯伯們是眷村管委會的成員，也是眷村中的意見代表；開放成為展場的將軍宿舍，對住在眷村邊緣、軍階較低的居民而言，相同是令人好奇且從未踏入的地方。這讓筆者驚覺，眷村中人與人的相處竟與軍旅生涯如此緊密聯結，眷村成員的生活經驗更是繁複多變，難以簡單地概括而論。

若再環顧臺灣的眷村展示，最常看到「外省」移民歷史、軍旅生活、窄小巷弄的紅磚綠窗、或南北交流的美食等主題。在眷村展示中，觀眾恐怕不容易看到的是，許多眷村住著許多的原住民、閩南或客家「軍眷」，她們如何在眷村生活？如何定位自我的價值？以眷屬身份來臺的外省女性，又如何「把他鄉變故鄉」，找到生命的意義？這種種，代表著博物館不僅難以真實的重現過去，也往往有意識的選擇所欲銘刻的，遺忘不願記憶的過往；甚至，刻意忽略或遺忘較為弱勢的族群，而強化了大眾的性別偏見。面對這種現象，博物館如何進行反省與改變？

在博物館逐漸成為形塑臺灣社會文化知識的重要機制之際，我們急需要更具批判性的實務研究，並且主動採取不同的觀點與方法，關注博物館中「噤聲」<sup>5</sup>的人群，作為省思臺灣博物館快速發展的基礎。因此，本文回顧博物館性別研究文獻，探討博物館的性別偏見常採取何種形式出現、歸納可行之研究方法，及追溯臺灣眷村之發展背景與研究趨勢。然後，以龜山眷村故事館為研究個案，嘗試從性別觀點切入，運用參與觀察、訪談與展示分析方法，探討眷村故事館之建構歷程、展示敘事手法，以探討其如何展演眷村之性別意象。

---

<sup>5</sup> 此為借用趙彥寧在《戴著草帽到處旅行》(2001)對中國流亡女性的形容，在文中她以「噤聲的女性」試圖昭顯在父權體制可藉助其他現代化的社會機制(如醫療體系)以禁制女性的言說行動(或此行動的合法性)，並藉此說明男女性受訪者的敘事與敘事性的差異性。

## 博物館與性別議題

晚近愈來愈多學者相信博物館存在的意義，不僅是反映學界與社會的普遍共識，更要主動發揮其社會影響力，促進及伸張社會正義。在性別議題上，Porter（2005）認為博物館要讓女性發聲，除了增加女性相關的藏品與展示，更要檢討內在的權力結構和決策模式；藉著開放決策過程，讓博物館外的聲音可以影響決策核心，達到真正的性別平等。另一方面，博物館是向公眾開放的文化機構，若要進行社會現實的批判，必須具備莫大的勇氣與決心，以面對可能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批判與爭議。因此，過去維持「形象良好」的博物館，對性別議題的省思，也就相對晚於歷史、藝術、社會學等領域（Harvey, 1994）。

若回顧臺灣博物館界的相關論述，可以2005年4月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博物館學季刊》的「博物館與性別」專題為代表。誠如專輯主編王嵩山（2005：5-6）在〈博物館舞臺與性別角色〉一文的期許：博物館的性別議題除了突顯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迫外，也要思考性別關係的繁雜多變、探索女性生命經驗的能動性與主體性，使我們得以從女性的天地所建構的不同視野來理解博物館世界的價值與意義。換句話說，博物館性別議題之探討，能夠幫助我們從性別差異與關聯的角度，思考這個世界無窮的可能性，以更多元的視野展現關於這個世界的故事。以下，筆者就先歸納博物館性別議題之相關文獻，提出四種研究取徑，作為後續探討博物館性別展演之參考。

### 檢視博物館的參觀環境與觀眾經驗

第一種取徑是檢視博物館的參觀環境與觀眾經驗的關聯性。例如 King（1985）在其觀眾研究中指出，過去博物館習於從男性文化出發設計博物館，於是有些女性受訪者反應博物館沒有注意到要提供推嬰兒車的步道或哺乳室、博物館門口總是站著穿制服的男性警衛，這些不便都會影響女性到博物館參觀的意願或觀賞的樂趣。另一方面，不同性別、族群、位階、年齡的博物館觀眾，也會從其自身經驗出發觀看展示，期待能在博物館看到與自己生活更貼近的展示內容。例如 Carnegie（1996）的觀眾研究中，有一位女性觀眾直接表示，她不會帶自己的小孩參觀加拿大的歷史博物館，因為博物館總是忽略如她一般在加

拿大出生的女性黑人 (black woman) 的歷史。由此可知，博物館對性別平權的重視，不能只是一味強調「女性」共同的群體狀態，更要立基在人類個體的差異，讓多元的聲音都有被人們聽見與認識的機會。

### 省思女性參與博物館活動的歷史與特性

另一種研究取徑，則是從制度、社會與經濟角度，省思女性參與博物館活動的歷史發展與特性。Armitage (2005) 指出在 19 世紀前期，許多女性主動參與博物館事務。這個時期的博物館 (或古蹟) 被視為家務勞動與照護工作的一環，而非所謂重大的公共事務，使得女性擁有了參與博物館運作的機會；中產階級的女性社群之間甚至會比較彼此維護歷史資產的表現。在 19 世紀後期，博物館逐漸成為保存與推廣國家文化的重要機構，大量地採用男性為博物館員，女性慢慢退居幕後。在 20 世紀初，以英國的博物館為例，受到一次大戰大量男性被徵召到戰場的影響，許多女性又開始參與博物館工作。另外，美國一些生活富裕或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會購買大量文物捐給博物館，甚至直接擔任博物館的創辦人與策展人，例如人類學家米德正是其中之一。不過，遲至 1960 年代受到婦女運動及婦女史變革的影響，女性教育水準提升，且擁有直接參與政治與公共活動的權利，女性才開始普遍地成為博物館館員 (Kavanagh, 1994)。

Prince (1985) 以統計方法研究英國的公立博物館，注意到至 1980 年代中期為止，兩性在博物館擔任正式職員的人數比例相當；但是博物館的管理階層卻有 85% 以上都是男性，女性則大多擔任行政類的工作，如秘書與助理等。在職位上的差異，當然也導致男性博物館館員的平均薪資遠高於女性。這個現象非英國博物館界所獨有，而是普遍存在於當代社會，顯示博物館不僅在參觀環境與展示內容中反映當代社會之性別差異，其內部管理經營、甚至策展團體的組成，亦遵循著社會既定的性別權力結構。King (1985) 研究蘇格蘭的軍事博物館，發現在 1950 年代第一位女性館長就任後，這座展出戰爭、軍方榮譽與勳章的博物館開始出現改變，而陸續收藏與展示博物館過去一直忽略的戰爭中女性相關文物，也證明了從不同性別觀點出發，可以幫助博物館看到、且改變過去習以為常的詮釋觀點與手法。博物館不僅需要平衡男性與女性參與博物館工作

的人數，也需要讓女性能擁有更多決策的權力。

### 分析展示的敘事觀點與手法

第三種取徑是分析博物館展示的敘事觀點與手法。例如，1976年紐約州立博物館的性別公平委員會 (sex equity committee) 分析展示的主題、語言與設計，歸納出至少有六種展示方式會造成性別差異，甚至是歧視。1. 隱匿不見 (invisibility)：博物館展示以男性生活經驗為主軸，女性身影則隱匿成為展示的背景。2. 刻板印象 (stereotyping)：在展示中延續傳統與刻板的性別角色，或獨惠某個群體，例如：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3. 不平等/選擇性 (imbalance/selectivity)：展示只以單一面向解釋某個主題、狀況或群體，而非提供觀眾全面性、變動的觀點。4. 斷裂/孤立 (fragmentation/isolation)：把女性從展示主體獨立出來，如另闢專門的小間展示，使其與展覽的主要敘事分離。5. 語言差異 (linguistic bias)：說明文以父權體系的思維表現，例如使用「他 (he)」做為主詞，而忽略社會中還有許多的「她 (she)」。6. 不真實 (unreality)：忽視爭議性的主題或延續常久以來的性別偏見 (Sullivan, 1994)。

除此之外，Harvey (1994) 選擇跳脫前述從字詞與空間配置檢視展示的作法，而更重視展示整體的敘事觀點。他注意到博物館經常採用「線性」與「進步」的史觀建構歷史，使得展示經常緬懷過去，卻忽略人們在實際生活中遭遇的困擾及角色轉變。因此，展示中男性經常與科技、工業等主題聯結，被塑造為主動、積極的角色；女性則被限制在家中，與服飾、手工藝品等「安全的」或「女性的」主題連結。再者，博物館也傾向選擇展出政治、經濟等「重要的」事件，而無視女性在家庭、社區網絡與人際關係的成就，使得女性身影長久以來都被刻意隱匿為展示敘事的背景。Reilly (1989) 指出博物館會以有趣或美觀為選擇物件的標準，卻忽略要紀錄物件是由誰製作、購買、使用或清潔等各種人與物的互動過程，也是造成觀眾不易瞭解物件背後豐富生活經驗與感受的原因之一。

此外，博物館展示不僅要注意歷史中被忽略的女性，更重要的是要打破既有的社會觀念，促進觀眾思考傳統社會文化中的性別分類與行為模式。透過觀



眾訪談，Mayo (1994) 指出觀眾在參觀博物館展示時，很少會從展示中看到不同的歷史觀點。例如參觀芝加哥歷史博物館展示「合宜淑女：1980 年代的時尚與禮儀」之後，腦海中只存留下欣賞服裝秀的印象，卻不知道服裝和當時的生活究竟有何關係，甚至再強化了女性意象與服裝的聯結。因此，Mayo 認為運用「婦女史的架構」(women's history framework) 策劃展示，有助於博物館從不同角度詮釋傳統的性別意象，進而讓觀眾重新面對過去的歷史

另一方面，Carnegie (1996) 認為有些展示太過於強調女性在家務工作的重要性，或強調女性可以做到和男性一樣的事，都可能強化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區隔與差異。博物館選擇展示「女性的主題」(women's topics)，反而會將女性的成就限制於家庭及特定工作場所，或者過於突顯女性有別於家庭之外的生活。例如：展示中呈現在舢板服務的女性，卻沒有呈現同樣在船上工作的女性管理階層；或者強調女性和男性一樣可以擔任礦工工作等。前者是忽略了女性有能力從事不同的工作，後者則沒有注意到在男性的世界中，女性經常要用男性的方法才能獲得成功，反而使女性更加不受到重視。她建議，博物館可以打破性別的界線，嘗試聯繫家庭與工作兩者。例如，把家務活動和志願服務也視為一種工作類別，藉此讓觀眾反思當代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分工方式。

此外，博物館也偏向展示女性積極樂觀的一面，卻忽略現實生活總會包含著爭議及問題，例如家暴經驗。或者往往簡化、由男性觀點帶過女性的情慾、婚姻、生產等主題，卻很少從孕婦（而非醫生）的眼光，看到女性孕育時的身體變化。此現象的形成與博物館所處的社會特質有著緊密關聯，例如在許多文化中，女性由於生理上的特徵—月經，被視為是不潔的，而被排除於社會核心之外；在學校受教育的過程中，有關「性 (sex)」的知識經常被神秘、隱晦地帶過。這些避諱的態度，使得內衣、保險套等「私密」物件，也就難以被保存與重視了。同時，在呈現這類牽涉個人隱私的主題時，在策展過程中，尤其須注意女性身份與認同的差異性，要讓女性充分地陳述與再現歷史 (Carnegie, 1996)。最後，則要謹記女性也有各自的身分、文化背景與階級種族的差異，並不都適用於相同的展示策略。以 Carnegie (1996) 對英國格拉斯哥市 St. Mungo 宗教生活與藝術博物館 (St. Mungo Museum of Religious Life And Art) 的研究為例。該館原本在開展前計劃在幾位女性的敘述文字旁，擺放作者的大頭照，表

示對女性參與者的重視。但是，由於當地信仰回教的女性素有蒙面的習俗，使得這個展示遭到許多言論討伐，甚至在開展前就遭到強烈的破壞。在同一博物館，也曾以「成年」為題，展出年輕伊斯蘭女性的生殖器官照片，並簡短說明這是一經歷過「割禮」的生殖器官。這個做法，立刻受到當地的女性主義雜誌抗議，認為當地早就已經禁止這個儀式；在討伐聲中，博物館最後又為照片加上更多的解說文字。所以，Carnegie 建議博物館在關注性別平權議題的時，仍需要了解當地文化的專業人員共同參與。畢竟，展示不只要反應策展者個人與特定組織的看法，也需要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與其時代特性。

### 檢視博物館的權力結構

從後結構主義視角而言，展示的意義是策展團隊與觀眾所共同建構與製造（making），由於其複雜多變，使得我們難以指出展示中的「男性」或「女性」特質。因此，Porter（2005）認為唯有反省博物館的策展過程及權力結構，才可能看見博物館如何賦與性別意象「真實性」，進而閱讀展示中的不合理處。她歸納重視女性視角的展示，應具備以下特性：

打破知識形式或展示方法與規則，遊走在藝術/科學、社會史/自然史、工作/家庭的規則與分歧間，製作隱微、無形與非線性的展示。這代表博物館不只是提供觀眾不平等與權威的論述，也接受以「感覺」與「情感」做為展示的出發點。（Porter，2005：12）

Porter 鼓勵博物館顛覆威權、客觀的觀點與行動，從女性的視角，省思習以為常的展示論述，重新體會女性生命經驗之能動性與主體性，及再度跨越性別、跨越知識與展示方法的界線，啟發觀眾想像世界的可能性。

綜合而言，從博物館性別議題的文獻爬梳中，可歸納四種研究取向：博物館環境（包括建築、展示或服務人員等）與觀眾經驗的關聯性；從制度、社會與經濟的角度省思女性參與博物館活動的歷史發展與特性；分析展示的敘事觀點與手法；借鏡後結構主義探討博物館的權力結構等。以上述後兩者研究取向為基礎，本研究運用參與觀察及訪談方法，探討眷村故事館的發展脈絡、策展

成員如何與為何建構眷村故事館，及龜山眷村故事館如何展演性別意象。

表 1 研究方法說明

取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檢視博物館的參觀環境與觀眾經驗</li> <li>●省思兩性參與博物館活動的歷史與特性</li> <li>●分析展示的敘事觀點與手法</li> <li>●檢視博物館的權力結構</li> </ul>
問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策展成員如何與為何建構龜山眷村故事館？</li> <li>●龜山眷村故事館如何展演性別意象？</li> </ul>
方法	參與觀察（2008.01~04）、訪談（2008.01~10）及展示分析方法

## 眷村故事館之成立緣起與理念

### 「眷村」與「眷村研究」

「眷村」是臺灣社會一種集結多個眷舍而形成的新興村落，雖然各個軍種、情治、警察單位及政府部門都有提供眷舍，不過回顧其發展過程，臺灣社會通常視「眷村」為軍眷之村（何思謎，2001：193），這些「眷村」多數起源於 1956 年的「軍眷住宅籌建運動」，由「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現稱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主席蔣宋美齡號召，發起工商界與民眾共同捐獻經費，利用國有土地興建眷舍，以解決軍官兵居住的問題（尙道明，1995）。根據 1982 年的統計資料，全臺眷村有 879 個，共 98,535 戶，這些以軍種或文宣代號為名的新村，分佈遍及全臺各地，南迄恆春，北至石門，依附在各軍駐地（黃宣範，1993：97）。

第一代的眷村居民來自大陸各個不同省份，語言與文化上都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但是因為移入臺灣之前所共享的社會特質及所面臨的共同處境，使得他們在和臺灣本地人的互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相對於本地人的我群意識，而以「外省人」<sup>6</sup>這個名詞作為其「族群」分類（王甫昌，2003：147-148）；透過眷

<sup>6</sup> 趙剛、侯念祖（1995）指出「外省人」這個名詞有可能是國家機器所創造的分類詞彙，然而在其研究

村居民共有的符號中介系統（如：國家民族利益、軍人的「自我實現」、生活實踐等）及軍系傳播媒體的建制化，眷村的社群特性更不斷地被建構與強化（羅於陵，1991：61）。再者隨著時代變遷，政府取消「反攻大陸」的政策，在1960年代全面開放士官兵結婚，大量單身的低階士官兵開始與臺灣本地的女性「通婚」；這些士官兵年齡多數已屆三、四十歲以上、經濟條件亦有限，因此進入婚姻市場的條件比較差，通常只有處於臺灣社會邊緣地位的婦女願意嫁給他們（胡台麗，1993）。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早期學者對於臺灣眷村或外省人的探討主要以國家認同和族群政治為主，例如對於國家認同的研究有胡台麗（1993）、王甫昌（1993）、尙道明（1995）、劉益誠（1997）等人，主要探討外省男性的生命經驗，指出外省人或眷村居民的國家認同特徵、形成的原因及維持的方式。因此趙剛和侯念祖（1995）指出早期對眷村的理解經常是先將外省人區分為「眷村外省人」與「非眷村外省人」，而所謂的「眷村外省人」又是與「外省權貴」的意象連結（如林濁水，1993）。然而這個區分完全是以男性外省第一代作為指涉對象，沒有考慮性別、族群、階級和世代等因素，只見到不論是「眷村外」的學術社群，或是「眷村內」的「外省」男性，均不斷生產與再生產其各自文化結構中對族群與性別的特殊想像及分類標準，導致「外省女性」（更遑論眷村中其它族裔之女性）僅能以隱形的、二元對立關係中之對照組的形式存在（趙彥寧，2001：203）。也就是說，眷村並非同質的社群，而應該要被視為一個異質性的社區，特別要注意隱藏其中的不平等或支配的社會關係。

在研究者反省的思潮中，1990年代後期開始浮現眷村的性別議題，其中大多關注於眷村中性別再現與自我身份的認同，如趙剛、侯念祖（1995）〈認同政治的代罪羔羊——父權體制及論述下的眷村女性〉、賴錦慧（2000）《與榮民通婚的原住民女性之生命經驗探究》、趙彥寧（2001）《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和郭苑平（2003）《眷村臺灣媽媽

---

中因為受訪者在日常言談也這樣使用，因此不再加框使用此字彙，不過這個作法不代表接受了「外省／本省」的區分。筆者在研究期間受訪者也是以此對自我作定位，因此筆者基本上同意他們的作法，在本文中也將不再把外省人加引號使用。

的自我與認同研究》等，以性別差異與異質性角度反省過去的研究，重視眷村中性別、族群、階級等社會關係的關聯性，或者是關心女性的自我經驗與生命能動性。讓我們從不同的視角，窺見眷村中多重行動者的記憶與認同，而瞭解到臺灣社會對眷村的認識經常是以外省男性為主體，而忽視隱藏在眷村主流論述背後，還有許多值得探索與再現的生命經驗。

社會科學研究多透過與眷村居民的密切接觸而瞭解眷村文化是如何在人與人的互動過程中被建構；文學領域仔細探究文本之脈絡，分析作品（作者）是如何再現「眷村」、「眷村文學」的內涵為何，例如胡衍南（1993）的〈捨棄原鄉鄉愁的兩個模式——談朱天心、張大春的小說創作〉、邵毓娟（2004）的〈眷村再見／現：試析朱天心作品中戀物式主體建構〉；從歷史與傳播學角度所發展之眷村研究則主要透過文獻的分析，探討與反省關於「眷村」的論述是如何被塑造，例如游鑑明（2005）的〈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

此外，這些不同領域的眷村研究，除了彼此界線愈見模糊，還有些共同的趨勢。首先是不再將眷村建立在「外省」與「臺灣」的二元對立上，例如探討跨族通婚之女性生命史。其次是開始注意眷村內部性別、族群、階級、世代，或其它的身份與認同會相互穿透與建構，並且關心隱含在其中不平等或受支配的社會關係。此外也逐漸注意眷村與「離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之關聯，注意眷村中離散的情境、離散與認同的關係、及離散與回憶再現的可能連結。由這些趨勢可知透過性別議題之探討，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觀點去認識眷村，並且協助思考展示與敘事之分析。

### 「眷村文化」之保存與延續

隨著時代變遷、社會轉型，眷村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面臨衝擊。由於眷村房舍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不敷使用，眷村居民普遍會在原有的建築結構之外再繼續加蓋，形成眷村中巷弄狹小、比鄰而居的特殊景象。甚或隨著經濟好轉，眷村二代居民開始陸續搬出眷村，有些房舍即閒置下來，逐漸被視為殘舊、無人可管的城市地景。

此後，在都市重建的思考下，國防部於是在 1980 年公佈「國軍老舊眷村重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拆除部份的老舊眷村。以此要點為基礎，經建會與國防部草擬「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經立法院審議三讀通過後於 1996 年 2 月 5 日公佈，全臺眷村原地改建或拆遷的政策至此已正式確立。在協商拆遷或改建眷村的過程中，有部份居民希望能在已經住了幾十年的眷村終老，或者有些居民沒有資金再購買國宅，而表達其不願搬遷的態度，不過也有人引頸盼望國宅社區可以快一點完工，早日改善眷村的生活品質，這些爭議引發臺灣社會不斷地關注與討論眷村隨社會轉型而出現的各種問題。

民間團體的眷村文化保存行動，除了各地眷村自治會相繼提出保存部份眷村房舍的訴求之外，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5 年有一群關心眷村文化保存的人士，組成了「眷村文化保存串聯同盟」。他們有鑒於眷村改建成高樓大廈後，許多對眷村的特殊記憶可能會因此流失，於是持續關心眷村文化保存議題（李志德，2007）。2004 年 3 月社團法人外省臺灣人協會（外臺會）成立，由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所長張茂桂擔任理事長，試圖透過文化工作，讓社會看見「外省人」，及促進多重角度、跨族群的「相互觀看」。其具體行動為串連全臺灣的眷村保存行動，代表眷村文化團體與政府進行協商。協商過程中，民間與政府對「眷村文化」的見解不盡相同。例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2001 年曾經在公文中將「眷村文化」，列為需要特殊保存的弱勢文化，並將外省族群以「新住民」稱之，引起作家張大春、朱天心等人的抗議（丁榮生，2006）。此事件突顯了人們是如此容易從眷村／族群／政治的慣性思考「眷村文化」，或者是從主觀印象要為它進行改造或保存，而忽略眷村內部的多元性與歧異性，及其所承載之生活經驗與回憶。

此外，眷村文化保存行動不是只有單一的行動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黨派民意代表、文化工作者、眷村居民、民間團體都紛紛共同參與了「眷村文化」的解讀與詮釋。在文化界人士的奔走及跨黨派立委協調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6 年 5 月成立「眷村文化事務保存工作推動小組」，介入協助眷村文化保存，並於 2006 年 7 月會議決議：「凡已指定為古蹟、登錄為歷史建築、暫定古蹟或其他依文資法指定或登錄者，國防部承諾暫不拆除。」（陳可涵，2007：9）。在具體行動上，一方面撥款進行眷村普查，由各縣市政府文化局提

案辦理「眷村普查作業」，以及委託外省臺灣人協會辦理「全國未改建眷村文化潛力發掘普查工作輔導計畫」，由觀察、輔導、解決問題與分析之方式，一方面以「文化園區」、「眷村故事館」、「地方文化館」或「公民會館」等形式保存與推廣眷村文化，也委託外省臺灣人協會辦理「國家眷村文化保存及活化之政策研究與分析工作計畫」。此計畫的目標是在臺灣的北、中、南、東、離島等五區選定一至三處，作為未來眷村文化保存區的據點，由國防部支付第一年（期）之整建費用，後續費用則由地方政府自籌。另一方面，針對眷村保存所遇到的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的爭議，立法院國防委員會於 2007 年 12 月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增修條文，明定「主管機關為執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或做為眷村文化保存之用，得運用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營地之國有土地，興建住宅社區處分或為現況保存，不受國有財產法有關規定之限制」。也就是說，此後地方政府可以依照此條例向國防部申請眷村保存，由國防部與文建會共同決定保存資格；眷改基金除了用於眷村改建、照顧原眷村及中低收入戶、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用設施用地，以改善都市景觀外，也能夠將「眷村文化保存」列入正式的工作目標。

在此風潮下，新竹眷村博物館（2002 年成立/新竹市政府文化局營運）、臺北的信義公民會館（2003 年成立/臺北市信義區公所營運）、桃園的龜山眷村故事館（2004 年成立/桃籽園文化協會營運）及高雄眷村文化館（2008 年成立/高雄市文化局營運）等眷村博物館相繼出現。籌備過程中，由於眷村土地與建物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多屬於國防部，要利用眷村原有建築設立博物館，需要地方與中央政府冗長的公文往來、跨部會的會議協商。因此，四座博物館中，僅龜山眷村故事館是由民間團體營運；其它博物館則是先有文史工作者帶領居民爭取建物保存及成立博物館，過程中轉由地方政府經營與主導展示方向。<sup>7</sup>

---

<sup>7</sup> 2007 年 12 月「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增修條文通過，地方政府可依條例向國防部申請眷村保存，由國防部與文建會共同決定保存資格，並可使用眷改基金於保留眷村文化之用。但是民間團體使用原眷村土地或建物成立眷村博物館（文化園區），仍需政府的支持與同意。

### 策展成員與社區居民之相遇

受到眷村拆遷與保存的浪潮影響，一群原本不住在桃園龜山（且只有一位在眷村成長）的年輕人，也紛紛基於朋友情誼及對社區營造的理念聚在龜山。1996年，銘傳大學龜山校區的校友大瑩和阿杏，回到龜山開設複合式藝文餐廳。從這裡為起點，又認識阿鹿、BOBO 和阿篤等夥伴，然後成立文史工作室進行眷村田野調查，邀請大瑩的研究所同學小汝帶領調查團隊。

在臺大城鄉所工作的小毛加入後，她們學習運用政府資源，正式將「桃籽園文化協會」登記立案，活動範圍愈來愈廣。籌備眷村故事館時（2004年），又有學設計與博物館學的小璇與祺祺共同協助，至此故事館的策展團隊大致底定。期間也陸續有龜山居民加入協會，成為未來故事館的董事會成員，並委由策展/營運團隊代理經營。

表 2 桃籽園文化協會歷史沿革

時間	主要活動
1996	雜貨店工作室（桔子店後方）
1996~2000	龜崙口文史工作室
1996~2002	眷村田野調查
2001~迄今	桃籽園文化協會
2003	老照片巡迴展
2004~迄今	眷村故事館正式開館

資料來源：策展成員訪談內容及《眷村故事館總體營造計劃書》，桃籽園文化協會，2004~2007。未出版。

眷村故事館籌備時期，龜山的九座眷村已屆拆遷或改建完成。新興的國宅社區致力於重新凝聚社區的認同感，桃籽園文化協會也在龜山進行四年多的眷村調查。為了促進居民對在地文化的認同，當協會知道國宅「千禧新城（原陸光三村）」的舊活動中心已少有人使用，便向管委會商借作為收藏與展示空間。之後，協會與管委會又共同連署向桃園縣文化局申請「歷史建物」登錄，確保活動中心暫時不會被拆除。2003年桃園縣舉辦眷村文化節，故事館以老照片巡迴展初試啼聲，獲得社區與文化局肯定，隔年（2004年）正式成立。



在與社區居民互動上，眷村故事館團隊成員在訪談中都認為成立初期的「土地公搬遷」與「移蔣事件」，是促進眷村故事館與社區（在此指「千禧新城」）居民相互認識的重要事件。在過去陸光三村有一間土地公廟，香火鼎盛，不過眷村改建使得土地公廟也要跟著被拆除，居民只好先將土地公、土地婆遷居到陸光三村的文康活動中心（即現在的眷村故事館）安放，然後在國宅完工後，再合資蓋一座新的土地公廟。桃籽園文化協會向社區協商借用文康活動中心時，新的土地公廟正好完工，於是就與社區居民一起將神祇遷到新廟中供奉，在過程中因為協會成員積極參與社區會議，搬遷時也很小心謹慎，提供不少意見，開始有社區居民對這些外來的「小孩子」另眼相看，有些社區居民甚至會主動提供家中的文物作為展品，以及協助佈置展示。

「移蔣事件」則發生在眷村故事館剛成立後。當時桃園縣大溪鄉公所有一座不知如何處置的蔣公銅像，希望能捐贈給眷村故事館收藏，剛好「千禧新城」和眷村故事館中間有一塊空地，一直被當作社區的垃圾場，雜草與惡臭頻生，眷村故事館苦於不知如何改善。於是這個突然來臨的蔣公銅像正好提供一個機會，讓眷村故事館可以與「千禧新城」的社區管理委員會商討、協力將空地的垃圾清除，然後種上一些花草，讓這個原本人人敬而遠之的場所，成為蔣公銅像的展示空間，及過路行人都可以駐足欣賞的社區小花園。社區小公園完工後，開始有更多社區居民注意到眷村故事館，眷村故事館也配合 2005 年 5 月開幕的《眷織女人展》舉行啓用典禮，邀請想瞭解眷村故事館的居民到館參觀。

從眷村故事館與「千禧新城」居民的互動中可以發現，雖然社區居民同意將閒置的文康活動中心借給桃籽園文化協會使用，也很支持成立眷村故事館，但是他們其實在桃籽園文化協會提議成立眷村故事館之前，沒有特別積極地想要保存與推廣龜山的眷村文化。因此在眷村故事館成立後，也不會主動介入展示活動的籌備過程，而是在看到策展成員忙不過來的時候，盡可能地提供一些協助。反之眷村故事館的成員都不是住在社區的居民，因此與社區居民的互動過程中，需要更積極地參與社區活動，讓社區居民可以慢慢從這些活動中認識與信任她們。並且藉由不斷地述說「故事館是大家的」，希望能扭轉居民「來幫忙」的心態，鼓勵大家能主動參與眷村故事館各種展示活動的籌備過程。這種需要主動親近社區的關係，也促使策展團隊成員在設計展示時，更主動的思考

與呈現能夠與社區貼近的展示內容。

在展示策劃上，眷村故事館的策展團隊以大瑩為核心，於成立的第一年（2004年）即策劃「主題展示」（類似特展，每年會循環選擇二至三種主題展出），包含情人、兒童、女人、男人及回顧等五種。大瑩說明：

這些展示是依照節慶活動設計，除了可以和桃園社造中心合作舉辦活動，也是為了在展示中突顯「人」的存在。尤其是想要與其它的眷村博物館區隔，不以戰爭史詮釋眷村，而是強調眷村的「家庭」，讓眷村的女人可以被看見。所以我們舉辦像「眷味坊」、「眷織坊」這樣的活動，這些都是我們先提出來的，其他博物館後來也有開始使用。<sup>8</sup>

從敘述中，可見眷村故事館嘗試站在女性的立場，在展示中顛覆傳統的眷村歷史論述；她們試圖在軍事與政治領域之外，建構眷村的「家庭」意象。對她們來說，眷村故事館與其它博物館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展現一個不斷延續、可以親近的「眷村文化」。

### 把他鄉變故鄉

眷村故事館的成立，讓桃籽園文化協會可以公開眷村調查中所收藏的文物，也希望能跳脫懷舊的敘事手法，不僅保存、也要延續眷村文化，以更具議題性的方式呈現眷村。她們如此陳述自己的理念：「『眷村故事館』要呈現的不只是眾多文物的堆積，塵封的舊有事蹟，懷舊的情緒感染，而是具有文化分析及批判觀點的眷村文化呈現，要延續『把他鄉變故鄉』的能動性，讓故事繼續說下去」。<sup>9</sup>

回溯幾位成員對自我生活方式的實驗，我們可以更瞭解策展團隊看待博物館與「家庭」、「家鄉」的獨特觀點。在雜貨店工作室到桃籽園文化協會的轉型

---

<sup>8</sup> 訪問時間:2008年3月21日，地點:眷村故事館，訪問人:江濡因。

<sup>9</sup> 引自文建會臺灣社區通網站眷村故事館的自我介紹，

[http://sixtar.cca.gov.tw/community/pages/01\\_about.php?CommID=609](http://sixtar.cca.gov.tw/community/pages/01_about.php?CommID=609)。2007.11.16 瀏覽。

與擴張時期，桔子店居住愈來愈多工作夥伴。於是阿杏、阿杏的妹妹、大瑩與小毛四個人，就在龜山山上動手構築起「女兒巢」。「女兒巢」是對傳統家庭型態的顛覆與想像，試圖建立起完全由女性組成的家庭：她們是朋友、是親人，亦或戀人（陳杏芬，2002）。構築「女兒巢」的理想是其他策展成員所支持的，也自然衍伸到之後故事館的營運中。阿杏這麼描述眷村故事館營運模式與「家庭」的關聯性：

故事館其實就像是來自一個同志家庭所產生出來的家庭事業。然後因為這個家庭不會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所以又衍生了自己的學弟妹、大瑩的同學、小毛的同學朋友，她們都提供不同的協助。這些資源形成一個同志的情感的家庭。……和異性戀家庭相比，同志家庭的基礎是相對不穩定的。異性戀家庭有一個由婚姻關係所維繫的支持系統，原生家族的親族自然地一起建立家族事業，同志家庭的支持系統卻是以彼此的情感為基礎，容易隨著情感瓦解而結束。<sup>10</sup>

基本上，策展成員都對「家庭」的型態抱持著開放、多元的態度。但是眷村故事館的展示主軸，畢竟不是顛覆性的女性家庭—「女兒巢」，而是凝聚社區認同的「眷村家庭」。策展團隊需要擺盪在社區營造與自我追尋之間，尋找展示中「眷村」存在的姿態。

眷村故事館的自我期許與定位—「把他鄉變故鄉」，或許可以從兩個層面理解。從第一個層面，策展成員以「把他鄉變故鄉」作為對眷村居民遷徙經驗的詮釋，企圖在展示中突顯過去第一代眷村居民從大陸移民到臺灣的過程；也希望透過各種推廣活動，增加與國宅社區的互動，促使眷村文化不斷有新的詮釋與意義產生，而在當代社會藉著不同形式延續下去。第二個層面，則是策展成員定居龜山之過程的詮釋。如前述，她們原本都不是龜山人，可是藉由不同的際遇齊聚於眷村故事館，共同為社區營造與眷村文化保存而努力，進而慢慢建立與強化自身對龜山地方的認同感。直到現在，即使創始成員們已離開眷村故事館，卻也大多繼續在龜山生活。對她們而言，龜山已經不只是短暫停留工作

---

<sup>10</sup> 訪問時間:2008年10月2日，地點：桃園火車站前的麥當勞，訪問人：江瀟因。

或求學的地方，而是她們共同的故鄉。也可以說，正是這種「把他鄉變故鄉」的生命經驗，使得策展團隊成員能夠與彼此、與社區在眷村故事館相交會，創造出各種眷村故事。

### 眷村故事館之性別展演

策展成員與眷村居民在龜山的生活經驗，都使得他們對龜山產生特殊的記憶與認同，而筆者於參與觀察眷村故事館的時光中，也在遷徙、居住的經驗中，早已某種程度地把眷村故事館轉化為工作與生活的場域。當筆者在回憶眷村故事館時，那些穿梭於新的國宅社區及待拆除的廢舊眷村之間的生活記憶，那些空氣中的微寒濕氣與談話聲、工作中的急迫與成就；甚至是走在國宅社區之間，被以觀察闖入者的眼光注視著，與社區居民的閒談影像……，各種以眷村故事館為中心的回憶，再再使得筆者早已無法單純抽出其中哪一次的參觀經驗單獨檢視。

這種狀態，類似於 Benjamin 所描述的「漫遊者 (flaneur)」概念：一方面，筆者對眷村故事館及其周遭環境，充滿著幻夢 (fantasy) 與想像 (imagination)，在被觀察的客體中，萌生自我；一方面，也保持敏感度，隨時體驗隨機出現的刺激；同時，在如此近卻又如此遙遠的人事物之間，仍然保持批判的態度，反覆解讀與省思著眷村、展示及性別之間的關係。因此，筆者參考李靜芳(2007)運用不同時間點漫遊故宮的方式，來分析展示建構與內涵，分析過程就好像是一場「時空漫遊之旅」：在當下記憶的展示及其周邊空間自由漫步之際，思索著眷村故事館的過去與未來，並透過詮釋展示所呈現之性別意象，省思在「眷村文化保存」風潮中，策展成員如何展現其能動性與主體性，從個體經驗出發，詮釋心中理想的「眷村文化」，及可能遇到何種侷限與困境。

### 眷村故事館及其周邊環境

環顧眷村故事館，這是一棟兩層樓高的西式建築，位於「千禧新城（原陸光三村）」國宅旁，舉目即是眷村改建的今昔變化與居民的日常生活。眷村故事

館的策展成員希望顛覆以男性軍旅生活為主的眷村論述，而在展示中大量模擬家庭場景。周邊環境的設計上，也盡力營造出溫馨的樣貌，融入當地居民的生活中。例如門口呈現稚趣親和的牌樓、保留「陸光三村文康活動中心」的招牌、賣店區販賣眷村媽媽親手做的「眷織」與地方特色商品等。然而，如同梅家玲（2004：163-163）所言：「在眷村這個封閉無私、軍事化管理依稀可見的生活環境中，家事、村事、國事不能絕對扯開，整個眷區，是『家』的延擴，也是『國』的縮影，強固的『共同體』情感，遂於焉凝塑」。儘管策展成員努力營造溫馨的家庭與社區氛圍，眷村與國家、政治的關聯，仍再再顯示於建築本體與眷村固有的生活文物中，例如：社區小公園所擺放的蔣中正銅像、婦聯會募款設置的全家福雕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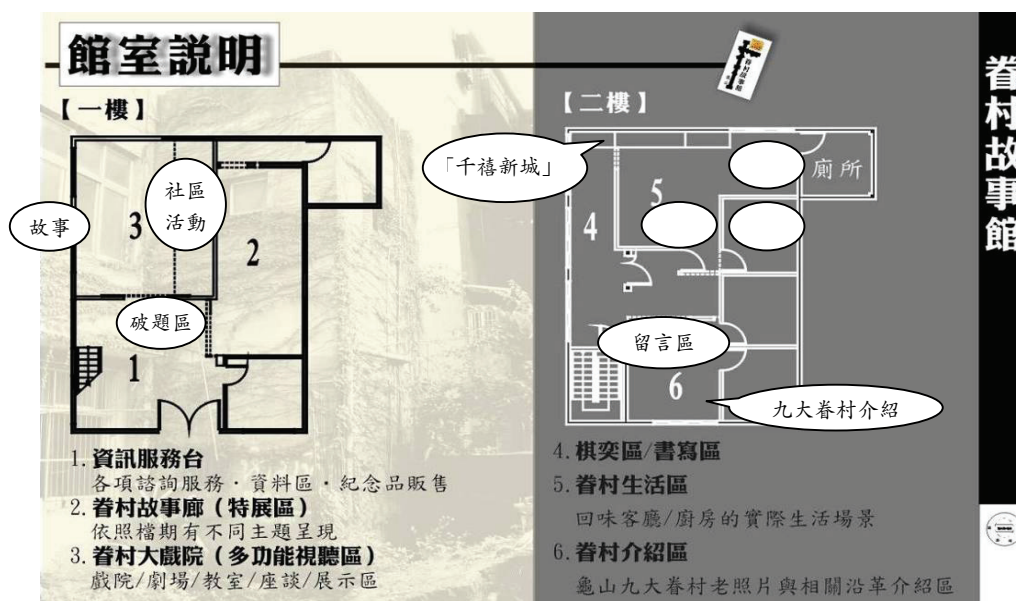


圖 1 眷村故事館展示配置圖

接著，走入館內，入口處設置資訊服務台與賣店區。一樓右側的「眷村故事廊」敘述眷村的歷史與特色，包括破題區與時光走廊兩部份；正前方的「眷村大戲院」呈現社區居民的故事，也是舉辦活動的場地。二樓規劃「棋奕區/書寫區」、「眷村介紹區」與「眷村生活區」，模擬了眷村家庭的客廳、臥房與書房場景；並介紹龜山九大眷村沿革，說明「陸光三村」土地公廟的搬遷經驗。

2004年眷村故事館正式開幕時，展示空間的配置已具雛型，展示內涵則隨著每年固定推出的「主題展示」持續積累演變。「主題展示」類似博物館常見的短期特展，大約有三至四個月的展期。策展團隊在開館時原本是將「眷村故事廊」規劃為特展區；但限於空間，每次的「主題展示」都會變動數個區域的展示內容，而與常設展/特展的概念有些不同。其中，一樓的「眷村故事廊」與「眷村大戲院」是變動幅度最大的展示區域。

### 眷村故事廊：重構「男性出走 VS. 女性創造」之神話

眷村故事廊運用數種不同的展示策略，順著展示動線，可分為模擬廚房場景的「破題區」、以「把他鄉變故鄉」為主題的說明海報、互動遊戲區，回顧故事館從籌備至營運四年經歷的說明海報，及展示眷村文物與生活照片。在歷年展示更替中，「眷村故事廊」也曾介紹結婚禮俗與相關文物、龜山小學與童玩文物、眷村媽媽的「眷織」與「眷味」等內容。直至2006年，眷村故事館經費吃緊，創館成員紛紛出國進修、結婚或從事公職，只能持續常態性的營運，目前也就保留《眷村故事館·回顧四年展》(2006年)之規劃。



圖2 破題區

如同陳佳利(2007:28)指出「在博物館有限的空間內，要建構塑造整個歷史場景的氛圍，主要倚賴『以部份代替整體』或『以模型示意全景』兩種模擬的技術」。而眷村故事館「破題區」正是試圖運用所謂「以部份代替整體」的



模擬技術，將實際生活曾使用過的文物重構為眷村廚房。首先注意到眷村故事館多為選擇民俗的、古老的、農村風味的物件。布希亞（Baudrillard,1997：83）認為具有這些特質的「古物」，使人們得以見證、回憶、懷舊與逃避。「它的時間便是『完美（parfait）』：它們在現在的續存就好像它們在過去曾經存在，也就因此，它們是自己存在的基礎」。古物如此自外於氛圍中的時間會給人帶來焦慮，繼之「由現時深潛於時間之流」，回想過去之生命經驗。因此，這些模擬場景之物件擁有歷史性與功能性的雙重意義，不僅各自具備時間的密閉性，發散特殊的存在基礎，亦遵循不同的功能性被置放於場景中，讓觀眾回溯過去相似之生命經驗。其中策展團隊多選擇民俗的、古老的、農村風味的物件，傳遞給



圖 3 眷村故事館以「把他鄉變故鄉」為主軸



圖 4 遊戲區

觀眾關於「時空」與「人」的幻象。例如在廚房場景中，運用早期眷村使用的廚房文物、象徵綿延時間經驗的時鐘及表徵農村景象的斗笠等，營造懷舊的「眷村廚房」。並藉由女性在冰箱前哺乳的圖像，暗示女性的母親形象，及女性與家務勞動的關聯性。

相較「破題區」以傳統由女性開展的煮飯、培育意象，強調眷村並非遙不可及的地方，眷村的人們也需要食衣住行、也會懷舊思鄉。走廊入口的「把他鄉到故鄉」海報，運用泛黃老照片及與懷舊影像，呈現了第一代男性眷村居民特殊的遷徙經驗。策展團隊揀選與拼貼「具代表性」的眷村意象，使得展示在起始處即呈現女性／家庭、男性／軍國的性別意象。接著轉身，一旁的電流棒遊戲是為讓兒童有興趣了解眷村文化而設計。當電流棒穿越障礙，會有一位卡通化的軍人敬禮迎接，背景則是保家衛國、「精忠報國」等警語與政治人物、軍人受訓照片。

續往前走，策展團隊在左側展示龜山九個村子裡不同的眷村生活老照片，例如過去眷村的房舍、竹籬笆、窄小巷子、眷村活動、結婚照、居住證、糧票等，讓觀眾回味與認識眷村居民的生活記憶與經驗。右側依次以「發現」、「突破」與「愛發光」為題的海報，向觀眾傳達桃籽園文化協會成立眷村故事館之理念與目標。海報下方擺放眷村居民捐贈約 1960~1980 年代所使用的文物，包括有軍用品、服飾品與出版品三種類別。文物旁也提供說明文字敘述它們背後的故事。



圖5 「眷村故事廊」左側的眷村生活照



圖6 「眷村故事廊」右側的文物展示



整體來看，「眷村故事廊」的展示策略是藉場景模擬、老照片與文物等元素，敘述眷村發展及居民成家立業的記憶。展示不以編年手法呈現，而由入口處眷村廚房的模擬場景及海報斗大的「把他鄉變故鄉」標語開始，搭配眷村居民提供的物件與照片，營造 1960~1980 年代懷舊的眷村氛圍，及提出眷村人如何在臺「安身立命」的課題。

展示的各種元素暗示眷村由誰組成，可以幫助觀眾思考眷村之性別意象。若觀察展示入口處塑造的女性生活場景，以及運用並排方式擺放中山裝、圍兜、繡花布與紡織機等文物，避免將男性或女性孤立於展示主軸之外的展示手法，不難發現眷村故事館強調要平等對待男性與女性的企圖。只是這種企圖特意區隔了男性／軍旅與女性／家庭的意象，不免透過展示創造一個「男性出走，女性創造」的神話。其中男性氣概與移動能力相聯結，因此「將女人侷限於『創造家園』，求取安全與養兒育女，而將男人驅逐至道路上，『逃』向自由，並證明他們的能力」(Crang, 2003: 64)。神話中，眷村男性有能力選擇遠離或是回歸某個安定家庭，而眷村女性即便可以創造家園，卻被禁錮在家中等待出外「保家衛國」的丈夫歸來。那麼「從他鄉到故鄉」的故事，終究只能是對男性英雄懷舊地回顧逝去一切與奮力開創命運的頌揚。

相對地，眷村故事館強化眷村中認為女人們必須在異域創造家庭，以撫慰她們行蹤不定的男人的處境，這種展示創造的「遷徙神話」不完全代表真實的眷村，卻也有其真實性。如同布希亞對攝影（擬像）取代真實的觀察，當觀眾認為展示所形塑的眷村就是真實的眷村，那麼眷村故事館所創造的「男性出走，女性創造」神話，也就可能被視為真實的眷村性別意象，而影響觀眾對世界的認識。

### 眷村大戲院：從幸福眷村至社區認同的建構

接著，走到佈置如同客廳般的「眷村大戲院」展區。相較於「眷村故事廊」廣泛敘說眷村的歷史發展與特性，「眷村大戲院」、「眷村介紹區」與「眷村生活區」等偏重於讚揚與重現龜山眷村的社群組織、眷村拆遷或改建處境與家庭生活情景。因此，在漫遊展示的過程中，尤其能夠觀察策展團隊如何透過再現眷

村的共同處境，凝聚龜山地方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又如何創造與強化如前述符合眷村傳統之男性意象與女性意象。



圖7 「眷村故事箱」一角

「眷村大戲院」包括三個部份：入門右側的「社區活動區」、左側的「眷村故事箱」，以及中央模擬客廳佈置的「劇院區」。其中「劇院區」是舉辦會議、推廣活動、志工感恩會的最佳場所；活動使用的課桌椅都是龜山國小的捐助。平時，「陸光國劇社」定期在這裡票戲，小學生下課跑來玩耍，社區大人們也來唱卡拉 OK、閒聊或參加課程，延續這棟建築原有的「文康活動中心」功能。

「眷村故事箱」與「眷村故事廊」相同，都經常搭配不同的系列主題更換展示內容。曾展出眷村夫妻（情侶）的相遇故事、眷村兒時生活、眷村媽媽的「眷織」、第一代眷村伯伯的軍旅生活、第二代眷村爸爸的眷村記憶等主題。不過，目前在人力與經費的考量下，仍維持 2006 年規畫之「第一家庭故事箱」，呈現眷村居民的家庭生活經驗與記憶。若觀察展示之建構過程，策展團隊通常是先決定展示主題與手法，然後邀請居民參與；在訪談與文物徵集中，得到啓發或有文物徵集的困難，則會回頭再修改展示策略。因此，我們在文字間，可見受訪者冠上媽媽、爸爸、阿姨、伯伯等稱謂，居民自身與訪談者觀點會穿插出現。

此外，展示內容偏向敘說正面的眷村記憶，即便談到軍旅生活的艱辛、或

女性持家的辛苦時，也有苦盡甘來的感嘆，反應策展團隊的展示理念及其所欲表達對眷村的「好」感。例如「第一家庭故事箱」的理念為：「『第一』家庭就是幸福第一、美滿第一、快樂第一的家庭」，因此，透過照片與其說明眷村故事館讓展示聚焦於親密且和樂融融的眷村家庭，並且以懷舊的氛圍引人追思與眷戀過往的眷村生活，藉此達到凝聚地方認同感的目的。因此，常見因眷村與臺灣社會隔離，及與本省籍或原住民婦女通婚所遭遇的年齡、語言與文化差異等各式問題，在展覽中也就難以窺見。



圖 8 「社區活動區」

類似「故事箱」的敘說語境，「社區活動區」也強調眷村男性組成的自治會與眷村女性組織的婦聯會，不分彼此的分工合作。展示空間中，以「關於自治會—運籌帷幄」與「關於婦工隊」為標題的海報並列。在文字中這兩張海報的敘事脈絡頗為接近，都是先從客觀、描述性的角度介紹組織的緣起與辦理之活動，然後再加入策展團隊的觀感，肯定自治會與婦工隊對眷村的貢獻。在描述性的部份，眷村故事館指出自治會／男性團體屬於軍方與地方政府管轄，負責眷村公共事務的管理與決策，婦工隊／女性團體則屬婦聯會管轄，舉辦與寓教於樂、急難救助的活動。自治會設有辦公室，婦工隊亦共同使用此一辦公空間。

如此的描述中，眷村故事館構築出一組男性／管理、女性／照護的意象，婦工隊被視為自治會的從屬或輔佐單位，例如自治會擁有辦公空間，婦工隊則需要共用一室，甚至海報標題直接以「運籌帷幄」的浮水印字樣標示自治會之

特性，使得團體之間不平行的關係被正當化。但是若從後半部眷村故事館對兩種眷村組織凝聚社區情感的貢獻，都一致表達了表揚與讚賞態度，可以瞭解策展團隊成員會將自治會與婦工隊並列於展場，再次強調與證明「眷村文化是由男性與女性共同形塑」的信念，也顯示她們對眷村女性的重視。可惜若展示除了展現眷村男性與女性的「本質」外，也可以試圖尋找彼此如何交流，將更能幫助觀眾打破「男性管理，女性照護」的界線。

整體而言，「眷村大戲院」延續「眷村故事廊」的懷舊氛圍，運用眷村居民曾經使用的物件、生活照片形塑美好的眷村家庭意象，也以讚揚的態度呈現眷村社團組織婦工隊／女性與自治會／男性對眷村的貢獻。這種緬懷過去的展示敘事經常出現在地方博物館，藉以建立觀眾對地方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但是這種敘事手法需要以「美好」眷村意象為準則，建立觀眾對眷村的「好感」，會造成男性與女性不對等的關係被忽略，甚至是被視為理所當然。

#### 眷村介紹區 VS. 眷村生活區：「眷村家庭」的崩落與擬仿

走上二樓，所見是眷村廢棄的綠窗、紅門構築的「眷村生活區」。然後隔著竹籬笆相臨著「眷村介紹區」；另一側則是讓觀眾與居民下棋、聊天、閱讀的「棋奕區／書寫區」。



圖9 「眷村生活區」的客廳場景

首先前往「眷村介紹區」，這裡以數張半開輸出海報介紹龜山九大眷村特色及改建狀況。每張海報上印有一座眷村的生活景象，讓觀眾在閱讀關於眷村近況的說明文字時，更貼近居住在眷村內部的人們。這一系列介紹龜山鄉九座眷村的展示手法，使得龜山的地域性更為彰顯，也讓觀者一方面體會到眷村地方感的消逝，一方面又感受到龜山地方正在醞釀的一股抵抗消逝的力量。

走進「眷村生活區」。「眷村生活區」使用各種復古文物，包括眷村的綠窗、紅門及家具，以模擬技術創造客廳、臥室與書房等 50~60 年代的眷村家庭情境；且為配合開幕主題展《眷村故事館情人展》規劃，被佈置成辦喜事的家庭樣貌。場景中沒有擺放說明文字，所有場景物件都可以讓觀眾觸碰，像是坐在沙發閱讀、聊天，體驗眷村家庭之生活情境。

轉入模擬臥室場景的房間，大大的「囍」字貼在白色牆面上，紅色布條鋪在床頭櫃，上面放著一張甜蜜的結婚照，明確的彰顯這是一間幸福新婚夫妻的臥房。臥室的陳設不複雜，簡單的雙人床、木質衣櫃，角落擺放縫紉機、兒童玩具，床上則散落一小堆等待整理的衣服。臥房場景將早期眷村的母親與妻子塑造為平日會勤於持家、善於縫紉、照顧小孩之意象，並且從衣櫃陳列的女性華麗服飾看來，她應該還能在操持家務的同時，將自己的形象維持十分端裝美麗，而眷村男人在這個場景則缺席了。

從臥房區走出來，繼續往書房區參觀。書房區是《哥哥爸爸展》(2004 年)之延續，大約 1 坪大的書房空間擺放木質辦公桌、鐵櫃與泛黃的書籍與照片，營造復古與懷舊氛圍。鐵櫃未佈置展品，而是作為收藏空間之用。若從政治與軍事類書籍、(男性)軍校畢業照、官方期刊及標明「副會長席」的名牌，可想見書房的主人應是男性，且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知識背景。再看向書桌上一份民國六十四年由陸軍總司令部印的月曆紙板，印製了「精誠團結 同仇敵愾」與「刻苦耐勞 冒險犯難」的標語。以書桌擺放的文物為物質證明，眷村故事館塑造了刻苦團結、視國民政府與軍事統帥為依歸的眷村意象。而將眷村女人與眷村男人分置於臥室與書房場景，也延續「眷村故事廊」與「眷村大戲院」所敘述之「男性出走，女性創造」及「男性管理，女性照護」的神話，並藉由「眷村生活區」向觀眾再次傳達「男主外，女主內」的訊息。換句話說，女性的活

動場域是被限定在家中的臥房，並且經常從事照料家務、孩童的工作；男性則會從事與政治、軍事有關的事業，即便身處於家中，還是持續關心國家大事。環顧眷村故事館張貼喜字的房間，卻發現女性所面臨之種種挑戰及家庭之外的世界又是如何，似乎都不在展覽的範疇內。



圖 10 「眷村生活區」的書房場景

如同眷村故事館所塑造之「幸福家庭」，「家」往往被視為人類求取最終平衡的場域，因此在海德格、巴舍拉、存在主義學者對於「家」都有細膩的分析。例如巴舍拉（鞏卓君、王靜慧譯，2003）指出，「家屋」是人類存在的最初世界，為人類抵禦天上的風暴和人間的風暴，是安全感的象徵，也是人類得以獲得安祥的所在。透過身體的勞動，女性對家屋產生記憶，當離開家屋，回憶起勞動的狀態，心中會充滿著所謂「勞動的鄉愁」。這種類似「瑣碎的」回憶，變成了一種對於私密意義極端敏感的一種標誌，在作者與讀者間建立起了心靈上的共同體。因此當觀眾閱讀展示，展示中家屋的重建及傳統性別分工的塑造，勾起某種對「勞動的鄉愁」的回憶，而與展示產生心靈上的連結。

然而，這種將「家屋」視為幸福生活的前提，卻可能忽略某些女性在家中的自由與舒適是被剝奪的，展示僅擬仿早期眷村家庭，也難以彰顯當代眷村家庭的性別政治。例如當代（眷村）女性大多出外就業，在傳統性別分工下，家



務也就成了不得不為的行動。她們回憶起家務勞動的原初狀態，也許會是滿腔痛苦。因此，這種創造甜蜜家庭的迷思，可能正是一種文化霸權的表現（畢恆達，2003）。

## 結論與省思

人們身處後現代社會，總是藉著「拼貼」過去，創造未來。龜山眷村故事館的策展成員透過拼貼「老眷村」的各種元素，例如斑駁的木製家具、廢棄建材、泛黃的生活照，除了要營造懷舊氛圍，使觀眾／社區居民感受過去眷村生活的美好，更重要的，是透過緬懷眷村，凝聚及塑造龜山居民對地方的認同感與歸屬感，重新共同打造美麗的「新故鄉」。

在此創建背景中，眷村故事館模擬美好、懷舊的眷村家庭場景，呈現龜山各眷村面臨拆遷或改建的共同處境，以形塑龜山眷村之共同體意識，及召喚人們對眷村的懷念與認同。展示環繞著「把他鄉變故鄉」開展，介紹眷村居民隨著國軍從大陸遷徙到臺灣的經驗，及來臺後的社區與家庭生活樣貌，展覽內容令人持續感受到眷村特殊之「家國」氛圍。例如展示中介紹的社區組織—婦聯會和自治會，除反映出性別分工的差異外，其組織架構相同也是軍方的架構延續。此外，展示中可見部分策展成員所擁有之「女兒巢」理想，轉化為眷村家庭生活之模擬，並在其中錯落拼貼了眷村普遍之性別分工：男性/軍旅及女性/家庭，及家庭中男性之缺席的存在。例如，「廚房/餐廳」是家人團聚的地方，然擺設整齊和桌上簡單菜餚、女性在冰箱前抱著孩子的海報，除突顯女性持家勤勞外，也提供給觀眾「家人不在場」的想像。書房場景陳設如軍事書籍、軍旅照片、蔣公遺訓等，除反映男性地位外，也表達軍人之愛國與效忠。

目前臺灣的眷村博物館都是以地方文化館的型態經營，但是這些博物館對眷村文化的詮釋通常是專家觀點，社區居民很少主導展示內容。眷村故事館的建構過程也發現類似的問題，雖然居民會部分參與或借展文物，但卻沒有成為共同策畫展示並成為掌握詮釋的參與者。龜山眷村故事館出自於對社區營造的重視，開放博物館作為社區舉辦活動的場地，使得眷村居民的社區參與，也成為眷村記憶再現的一環，豐富了眷村文化之內涵。可惜在展示中卻較少呈現出

眷村內部不同族群、性別、位階、年齡的人們對於眷村多元的詮釋觀點。這或許是因為受限於女性歷史常紀錄於家書、日記，甚或依賴口語相傳，策展團隊若沒有充分自覺或對物件的製作過程、使用方式等有更豐富的紀錄與研究，也就難以在展示中表達遷徙對眷村女性造成的衝擊、突顯女性的生活經驗與感受。

綜合研究成果，可以瞭解博物館在策劃展示時，如果可以引導觀眾碰觸其生命經驗，並且透過與展示之互動朝向性別意識的轉換，將社會文化背景納入展示中，以讓觀眾思考日常生活中的性別政治，那麼觀眾也就有機會獲得更多改變社會文化之性別框架的動力。例如，透過共同策展或者增加口述史的展示，邀請居民成為展示中的「說故事者」，以各種展示手法（如影像或書寫）呈現居民自身被各種物件所勾起之回憶。在這過程中，亦不斷自我檢視與反省可能忽視的或既有的性別偏見，讓眷村不同世代、性別與族群背景的居民可以發聲，或自己策劃想要展示的議題或生活經驗，並與當代的眷村議題連結，這也是故事館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再回想臺灣近年來「搶救眷村文化」的風潮，不免擔心在這股風潮下紛紛籌建的眷村博物館，也許正是一把雙面刃。在保存與延續眷村文化的同時，若不能發揮自省的能力去檢視其成立之目的、策展過程及其展示與敘事手法，那麼這些以懷舊包裝的博物館，或許也就會成為一種文化霸權，不斷向人們灌輸所欲塑造之眷村認同與懷舊記憶，卻禁錮了「多元發聲」之可能性。而這也就是博物館領域之所以需要更多展示批判的理由之一。本研究限於時間與人力，僅能就龜山眷村博物館為個案進行研究，而臺灣其他的眷村博物館之建構過程、展示的策略與性別意涵，均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另一方面，本研究僅從策展團隊與展示本身探討眷村故事館展示之性別意象，而未能進行較深入的觀眾研究，以瞭解不同背景之觀眾會如何閱讀與詮釋眷村故事館展示之性別意象，並探討在博物館展示中如何引發觀眾主動學習與思考性別議題等，這些都還需要在未來研究歷程中能夠繼續探討，充實博物館性別研究的內涵。



## 參考文獻

- 丁榮生，2006。保留眷村文化，三處園區打前鋒。中國時報，2006年8月19日。
- 王甫昌，1993。族群通婚的後果：省籍通婚對於族群同化的影響。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6（1）：231-267。
- ，2003。外省人族群分類想像的興起，《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頁147-157。臺北：群學。
- 王嵩山，2005。博物館舞臺與性別的角色。博物館學季刊，19（2）：5-6。
- 李志德，2007。留住眷村文化 搶救5個村。聯合報，2007年8月12日。
- 李靜芳，2007。符號學在臺灣博物館教育研究與實踐上的應用：閱讀國立故宮博物院。博物館學季刊，21（4）：27-63。
- 何思謎，2001。臺北縣眷村調查研究。臺北縣：臺北縣文化局。
- 林濁水，1993。中國時報專訪。中國時報，1993年3月8日。
- 尚道明，1995。眷區居民的生命歷程與國家認同：樂群新村的個案研究。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邵毓娟，2004。眷村再見/現：試析朱天心作品中戀物式主體建構，中外文學，32（10）：99-122。
- 胡台麗，1993。芋仔與蕃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認同，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頁279-325。臺北：業強出版社。
- 胡衍南，1993。捨棄原鄉鄉愁的兩個模式——談朱天心、張大春的小說創作，臺灣文學觀察雜誌，7：17-132。
- 陳可涵，2007。眷村空間及記憶 多少美麗與哀愁，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320：8-11。
- 陳杏芬，2002。女兒巢。臺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佳利，2007。被展示的傷口：創傷與記憶的博物館筆記。臺北：典藏出版社。
- 張茂桂，1993。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臺北：業強。
- 梅家玲，2004。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
- 黃宣範，1993。眷村的「臺灣人」經驗，臺灣風物，43（2）97-111。
- 游鑑明，2005。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165-224。

- 畢恆達，2003。序：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加斯東·巴舍拉著（Bachelard G.），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
- 郭苑平，2003。眷村臺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彥寧，2001。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1（1）：53-97。
- 趙剛、侯念祖，1995。認同政治的代罪羔羊—父權體制及論述下的眷村女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9：125-163。
- 劉益誠，1997。竹籬笆內外的老鄉們—外省人的兩個社區比較。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錦慧，2000。與榮民通婚的原住民女性之生命經驗探究。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顏毓瑩，2005。屋頂上的夢想家。臺中：大瑩文化。
- 羅於陵，1991。眷村：特殊空間意義的賦予與再界定。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Bachelard G.（加斯東·巴舍拉）原著，龔卓君、王靜慧譯，2003。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
- Baudrillard, M. J.（布希亞）原著，林志明譯，1997。物體系。臺北：時報。
- Crag, Mike 原著，王志弘、余佳玲等譯，2003。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
- Said, Edward（薩依德）原著，單德興譯，2004。知識分子論。臺北：麥田。
- Armitage, S., 2005. Introduction. In: V. J. Danilov, (Ed.), 2005, Women and Museums: A Comprehensive Guide, pp.1-10. New York: AltaMira Press.
- Carnegie, E., 1996. Trying to Be an Honest Women: Making Women's Histories. In: G. Kavanagh, (Ed.), 1996, Making Histories in Museums, pp.54-65.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Falk, John H. & Dierking Lynn D., 2000. Learning from museums: Visitor experiences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New York: Altamira.
- Harvey, K., 1994. Looking for Women in the Museum: Has Women's Studies Really "Come a Long Way"? . Muse 11(4): 24-27.
- Kavanagh, G., 1994. Museum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King, E., 1985. The Cream of the Dross: Collecting Glasgow's Present for the future. Social History Group Journal 13:4-11.

- Mayo, Edith P., 1994. New Angles of Vision. *In*: J. R. Glaser, and A. A. Zenetou (Eds.), *Gender Perspectives: Essays in Women in Museums*, pp. 57-62.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Porter, G., 2005. Seeing through Solidity: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Museums. *In*: B. M. Carbonell, (Ed.),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 pp.104-116.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Prince, D. R., 1985. Women and museums. *In*: G. Kavanagh, (Ed.), *Museum Provision and Professionalism*, pp.212-226. London: Routledge.
- Reilly, S., 1989. Setting an Agenda for Women in Museums: The 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Museum Exhibits and Collections. *Muse* (7)1: 47-51.
- Sullivan, R., 1994. Evaluation the Ethics and Consciences of Museums. *In*: J. R. Glaser, and A. A. Zenetou (Eds.), *Gender Perspectives*, pp.100-107.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